



葛受斯雁移

國家圖書館

004652809

生命



380.57
3455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內政部調查局咨地誌

分類號 679.55

著者號 7700

登錄號 7603

679.55

7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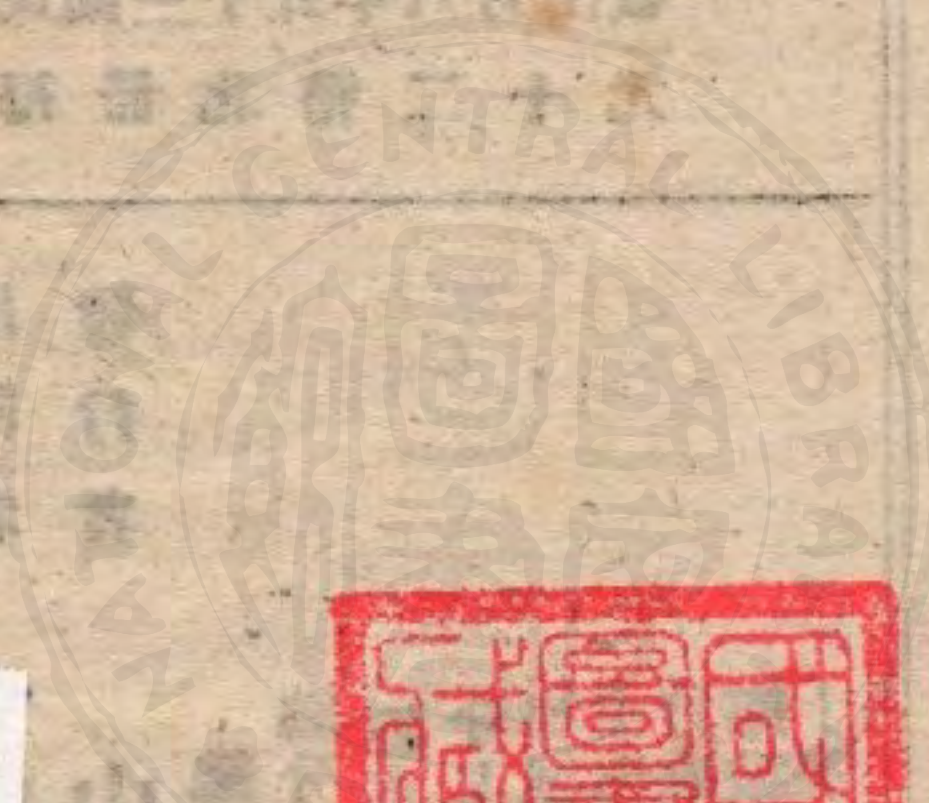
生命

格羅斯曼著

生命

一九三五年六月出版

新華書店發行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生 命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出版
每冊北幣二十元

著 者

格 羅 斯 曼

出 版 者

山 東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者

山 東 新 華 書 店

總店：臨沂東大街

總分店：

膠東·渤海·魯中·魯南

分支店：

諸城

日照

臨沂

東海

邳縣

藏馬

竹庭

莒縣

莒北

鄭城

膠縣

高密

十字路

泰安

新安鎮

援助。上校受了這番侮辱，難過已極，連忙找到參謀長。

「你懂得嗎，」他說，「就是殲滅了這點可憐的隊伍，我們也不會博得什麼榮譽的。可是它繼續存在的每一小時，都使我，使大家，使全團人都蒙受奇恥大辱。」

他氣得滿臉通紅。

從拂曉起就用重雷彈來實行掃蕩。幾十磅重一個的黃土皮雷彈，馴馴很很，準準確確，打中了目標。看來，一定是把每寸土地都打得裂開了。雖然已經消耗了一個半定量的炮彈，但是上校仍然命令不要停止炮火。並且，他還加進了平射炮隊。烏煙高聳，浮塵彌天，轟隆聲中，礦井天架底高圍牆都倒塌了。

「繼續開炮，」上校說。

只見磚石向四面亂飛，鋼骨像一根根的朽棧斷掉，水門汀紛紛墜落。上校拿起望遠鏡在觀望這一嚇人聽聞的工作。

「不要停火，」他又重複一句。

「大概，我們向每個俄國人都打了五十個重雷彈和三十個炮彈。」參謀長說。

「不要停，」上校又倔強的一聲。

他們的士兵都疲倦了，早飯午飯都吃不到口，正想吃東西。而上校硬等到下午五點鐘，才下了總攻擊令。幾營人四面八方往這塊廢墟衝去。一切都準備好了。攻擊者全副武裝，又有自動槍，又有手機關槍，又有重迫擊炮，又有炸藥，手榴彈，反坦克炸彈，大刀，鐵鍬等。他們漸漸逼近這個廢墟，於是大喊大叫，又是轟炮，又是鳴槍，藉此在這羣踞於礦井房屋裏的人們面前來壯壯自己的胆量。那知攻擊者撲了一個空，他們所碰到的乃是一片靜寂。既沒有聽到打槍，

也沒有看見人的動靜。偵察排首先衝進去了。

「俄國人！」兵士們叫道，「你在哪兒，俄國人？」

依舊是鴉雀無聲，磚鐵不語。自然，他們開頭就會這樣想到：俄國人都死完了，一個不剩。軍官馬上下了命令，仔細搜察，掘出屍首，察明人數，按死人身上的紅軍戰士簿確定他們所屬的支隊番號。

搜察了好久，連一個屍首也沒有發現。祇看到很多地方有血渦，丟得有血跡淋淋的綑帶，有乾血染污的破襯衫。找到了四挺被德軍砲彈打壞了的手機鎗。至於空罐頭、黍子麵或豌豆粉乾糧的封皮，乾麵包塊，是一點也沒有找到。有個偵察兵在某個凹處裏發現了半節吃過了的飼料蘿蔔。另外幾個兵士在搜察直井，到處的血跡都通進井裏。直井一邊的板壁上，釘得有梯子，梯子上吊有一根繩子。顯然，俄國人是經過這梯子走下去了，並且把傷兵也帶走了。三個偵察兵，身上挽着繩子，手裏拿着上好火的手榴彈，就開始踏着梯子沿直井往下面走去。煤層倒也很淺，直井祇有七十米深，不知怎的，偵察兵們剛下到礦井底院時，繩子就抖得那樣厲害。等到把他們拖起出來，業已人事不醒，渾身是血。根據這些傷跡證明，俄國人的確是在礦井裏面。顯然，他們在那兒是登不久的——因為找到的那個吃了半節的蘿蔔證實：俄國人已經沒有糧食了。

上校就把這些大事原原本本報告了上司，並又收到集團軍參謀部一個非常苦辣的電報：將軍祝賀上校空前大捷，並希望最近幾天能徹底粉碎俄國人的抵抗。上校絕望了。他懂得，這又會是一場空話。

於是採取了以下的辦法。用俄文在紙上寫起招降的提議

，兩次投入井裏。上校還答應保護投降者的生命，傷者給以援助。可是兩次紙條轉來，上面都有鉛筆寫的決議：『不行。』隨後就向井裏放下煙幕彈。但是，大概是因爲那裏缺乏空氣的交流作用，以致煙在礦坑內面難於散佈開去。上校氣得發狂了，馬上命令把這礦村底婦女都召集攏來，並向她們宣佈，假令蹬在礦井中的紅軍士兵不繳械投降，即將全村的婦女小孩一律槍斃。於是派定了三個女人下礦井裏去，勸說紅軍戰士，要他們爲了救全小孩來繳械投降。如果紅軍戰士硬不投降的話，那就炸毀礦井。

這三個都是女礦工。一個是支柱工人底老婆克拉馬圓珂，一個是戰前在篩煤間作工的卓托娃，另外就是麥塞娃，後者三十七歲，五個小孩子，長女業已十三歲。她的丈夫是個爆破手，一九三八年起就沒在礦井作工：因爲他鑽煤孔時，火花把自己眼睛燒壞了。女人們向德國人請求，讓那個掘煤的老漢柯芝諾夫同她們一塊下到礦井裏去，因爲自從放進煙子之後，大概，紅軍戰士都跑到遠的礦坑裏去了，她們害怕沒有嚮導就會迷失道路。這位老漢也自告奮勇，要送她們下去。德國人並在井口做上捲機，安起滑車，滑車上掛有所謂『花籃』的裝煤的大木桶，並從一個炸毀了的升降機上摘來一根繩子綁在上面。

他們就帶起這幾個女礦工向礦井那裏走去。一大羣婦女小孩哭哭啼啼跟在後面。女礦工們也哭起來了——她們與孩子們告別，與親屬們告別，與村子，與天日告別。

四面八方的娘們叫喊着：

「克拉馬圓珂，卓托娃，麥塞娃！德國人要槍斃我們的，我們會遭殃的，我們的小孩也是活不了的，他們會像勒死

小狗那樣子，來勒死我們的小孩的。」

女礦工們也一邊哭，一邊叫：

「我們難道不知道，我們自己也有小孩呀！——你來，你來，你來，讓我再看一眼吧！」

老漢柯芝諾夫跛起那隻在一九〇六年因西面吊車道上面的百柱折倒時碰壞了的左脚走在前面。他走着，燃起的一個礦工燈在手裏勻淨淨地擺蕩，他急的走上前去，離開那羣又哭又叫的娘們——因為她們破壞了他平素下礦井去時往往具有的那種洋洋得意的情緒。此刻，他竟裝作沒有什麼事情似的，而這樣想像着：他進了升降機下礦井去，濕漉漉的潮氣拂潤着他的臉皮，他用燈照着傾斜的小水溝和油膩膩的粘滿浮炭的棚柱，通過靜悄悄的橫窿，走進礦塚子裏。他在礦塚子內面把礦衣脫下，收藏起來，再在礦層上畫好記號，然後就來開掘細軟軟的焦炭。經過了一個鐘頭，他的老朋友——煤氣班長走到他跟前，問道：「怎的，掘煤嗎？」他擦了擦汗，一笑，說道：「也祇有這樣辦，活一天，就掘一天。來，我們坐坐吧，也該休息一下」。於是他倆坐在通氣筒下面，各人都放下提燈，一股涼風吹着他那汗晃晃的黑身幹，然後，他倆就不慌不忙的談到有煤氣的煤炭，談到挖通了新窿，他們又笑了笑那個管通風機的人。爾後他的老朋友說道：「呸，柯芝爾，再坐下去，就會把你這一班的煤都空坐過去。」這人一說完，拿起提燈照一照就走了。他也說：「老頭，你去，去吧，」——於是又拿起十字鎬在塚口上掘起煤來，掘得到處都是細軟軟的黑灰亂飛。四十年來都幹這種活兒，真不是開玩笑！

但是，無論這位跛子老漢怎樣急忙忙的走着，娘們一點

也不落後。到處是哭泣聲，罵叫聲，很快這羣人就走到礦井上這塊悽慘慘的廢墟來了。自從那位矮胖胖的，面色慘白的老工程師塔達利諾夫雙手直顫，親自用炸藥把礦井上的建築物炸燬以後，柯芝諾夫連一次也沒有到這兒來過。這是德寇來到前兩天的事。

柯芝諾夫四下一望，不由地摘下帽子。娘們都號泣起來。冷浸浸的小雨落在爺爺的禿頭上，頭皮覺得發癢。他想像到，娘們的哭，是在哭這個被打死了的礦井，至於他本人，恰恰是這樣感覺，好像這涼秋之日他又來到了墳園裏，走近開着的棺木跟前在同自己的老嫗告別似的。德國人穿起雨衣或軍大衣，在那裏談話，吐唾，抽雪茄煙，在他們看來，這種殺人犯的勾當似乎是家常便飯，一點也不奇怪。

老漢首先跳進了『花籃』，克拉馬圓珂破聲高叫：

「奧那，心愛的小寶寶呀！」

這個三歲的小女孩醜得難看，糖蘿蔔、生玉蜀黍把肚子漲得很大，又發愁又生氣的一眼釘着母親，好像是在責難她，不該曠得這麼厲害的。「噢，我走不動，手麻了，腳軟了！」克拉馬圓珂叫道。她怕到戰士們蹣跚的那個黑泥裏去。她喊着：「他們會把我們一齊打死的，黑暗場中是不分皂白的，槍斃我們就在那底下，勒死你們就在這上面……。」德國人把她弄上『花籃』，她兩腳向邊緣上一登。老漢想去幫她的忙，忽的身子一規，顴骨碰在鐵上，痛極了。德國兵士們大笑起來，惹得柯芝諾夫又氣又恨，虎的一聲：

「傻女人，鑽吧，是下礦井裏去，又不是到德國去，哭它幹嗎。」卓托娃輕巧巧的，一下就跳進了木桶，她望了望哭啼着的女人們和對她伸手的幾個小孩子，叫道：

「婦女們，不要怕……」

她那對淚汪汪的眼睛忽然閃閃發光，現得愉快而憤激。卓托娃就歡喜這種冒險的旅行——她還在幼年時代就以敢作敢爲見稱，甚至在戰爭開始不久前，她雖是已經結過婚的少婦，兩個孩子底母親，但她每次領過工資後，就同她丈夫一塊到啤酒店，奏手風琴，她穿起一雙帶釘的重皮靴，同在節煤間認識的那些青年脚夫同志們一塊，尋歡作樂，又跳又舞。而今在此嚴重驚愕的時光中，卓托娃居然雙目炯炯，愉快而決絕的把手一揮，說道：「哎，我們還活着咧！是劫總歸難逃的，爺爺，對不對？」

麥塞娃把一隻粗大的脚跨進了桶的邊緣，啊呀地嘆了一聲，說道：「卓托娃，幫幫忙，我真不願意德國人攪擾我，我用不着他來幫忙，」接着也跳進木桶裏去了。她的大女兒抱着一歲半的弟弟就站在她跟前，她對女兒說：「小麗得，餵餵山羊，樹枝子就在那兒，麵包沒有，昨天剩下的南瓜還有一半，放在鐵罐裏一煮，南瓜就在牀底下。鹽可以向季米特月甫娜要點。好好看着，莫讓羊出去，一下他們就會牽走的。」忽而木桶一歪。麥塞娃連站不穩，手抓着桶邊，卓托娃就柑住她的腰，抱着她。「你懷裏放的是什麼東西？」她驚異地問道。麥塞娃沒有回答她，就去很生氣地向那個德國上等兵說：

「呸，何苦這樣折磨人，既坐上了，就放我們下去，成不成？」

上等兵似乎懂得了，於是向兵士們做了一個手勢。木桶開始下墜。一片陰黑。木牆壁上長得有青苔，木桶在木壁上猛碰了三次，每次大家都跌倒了。往後木桶降得比較平穩，

潮濕、黑暗把人籠罩住了，微弱的煤油燈光照着直井的腐朽牆壁，牆板上有水流着，一聲不響，閃地放光。礦井冷得像在嘆氣，木桶愈往下墜，人就愈打寒噤，愈覺得毛骨悚然。

女人們都啞口無言，她們突然間脫離了自己所寶貴的所習慣了的一切，喧嚷哭啼之聲都還在她們的耳邊，而黑地下鐵面無情的靜寂鎖住她們，鎖住了她們的心神。陡然一剎那間，她們都想到那些三天三夜蹬在深洞內，蹬在黑暗裏的人們……他們在想什麼？他們的心緒怎樣？他們又在等待什麼，期望什麼呢？他們又是些什麼人，年輕的，還是年老的呢？他們在回憶什麼人，憐惜什麼人呢？他們又靠什麼力量生活呢？老漢把燈照着一塊夾在兩根木柱中間的展平的白石頭，說道：「從這塊石頭到地下院門是三十六米突。此地是第一道煤層。你們女人應該叫一叫，不然，弟兄們會開槍打我們的，」於是娘們都叫喊起來。

「弟兄們，不要害怕，這是女人們下來了！！卓托娃大叫了一聲。

「是自己人，自己人，俄國人，自己人。」克拉馬圓珂也喊了。

麥塞娃偏拉長嗓子接聲呼道：

「乖兒子們，聽着，不要開槍，乖乖們，不要開槍！」

礦井院門上出來了兩個哨兵迎接她們，每人拿着一枝自動槍，腰上都掛有幾個手榴彈。他們望了望女人和老漢，微弱的煤油燈光刺得他們的眼睛難過起來，他們用手掌蓋住眼睛就轉過身去了。這點昏暗暗的火光，大不過如細小指，還有密鐵絲網罩着，竟如初昇起的夏天太陽一樣，居然射花了他們的眼睛。

有個哨兵想幫忙麥塞娃從木桶裏爬出來：他用肩膀去支住她。但是，大概，他太不量力，當麥塞娃剛伸出手來挨着他的時候，驀然他身子一歪就倒了。另外一個哨兵嗤的一笑，說道：

「哎，你，斯切泮。」

這裏實在是莫名其妙：究竟他們是青年還是老人，滿臉都是鬍鬚，說起話來慢吞吞的，動作起來一試一慎，簡直像瞎子一樣。

「婦女們，你們帶得有什麼吃的東西麼？那個沒有幫好麥塞娃忙的人問道。」

另一個立刻打斷他的話：

「就是有，她們也祇得交給高士金村同志，他自己會分配的。」

女人們凝神靜氣的聽着他們，老漢舉起燈來，照了照地下院門上的高天井。

「沒來頭，」他自言自語地說道，「柱子撐着，這樣的柱子，真堅固，是憑良心築成的。」

一個哨兵留在直井底口上，另一個就帶起女人們見指揮官去了。

「你們住在這兒什麼地方呢？」老漢問。

「就在這裏，大門過去，朝右走，下到走廊去，我們就蹲在那裏。」

「這算什麼大門，」柯芝諾夫驚異地說，「這原是通氣門。在第一斜面上的……」

哨兵同老漢併肩走着，女人們跟在後面。

在通氣門過去幾步路的地方擺得有兩架機關槍，槍口對

着院門。又走了幾步，老漢舉起燈來，問道。

「他們睡着了麼？」

哨兵靜靜地回答：

「不是，這是死人。」

老漢用燈照了照下面躺着的幾個紅軍戰士，有的穿着軍大衣，有的穿的軍服。他們頭上，胸上，肩上，手上都綁的乾血染污的綑帶和破布。他們一個挨近一個，一個擠緊一個地躺着。活像是在一塊取煖似的。有的包脚布角露在皮靴外面，有兩個是穿的氈靴，兩個是穿的長皮靴；另外一個是打的赤脚。他們的眼睛都陷下去了，臉上長得有些硬鬍鬚，但沒有那個哨兵的那樣稠密。

「上帝，」女人們望着死者，連畫十字，輕聲說道。

「走了！站着幹嗎，」哨兵說。

可是女人和老漢仍然釘着屍體，怪難受的嗅着死屍的氣味。隨後他們也走向前去了。忽聽得正隆暗角傳來微微的呻吟聲。

「就在這裏，是不是？」老漢問。

「不是，這是我們的醫院，」哨兵回答。

三個傷員，有的躺在木板上，有的躺在拆下的氣門扇上，一個紅軍戰士站在他們身旁，用盛有水的小鐵鍋向一個傷員口裏餵水。其餘兩個躺着，也不動，也不哼，老漢用燈向他們照了一照。那個拿小鐵鍋的紅軍戰士問道：

「你們是什麼人，哪兒來的？」接着，他看出女人們，注視躺着不動的人的那種緊張神情，於是安慰了她們一句：

「很快就要斷氣了，兩個鐘頭。」

傷員喝過水之後，細聲說道：

「親媽媽，來點鹹水，酸白菜也好。」

「我們是代表，」卓托娃苦笑的一聲。

「什麼人的代表，德國人的，是不是？」看護員問道。

「得了，得了，」哨兵插了一句，「你們全向指揮官去講吧。」

傷員問柯芝諾夫：

「爺爺，你把燈照照看，」他使勁一哼，微微欠起一下，揭開軍大衣，原來下面就蓋的是從膝頭上面打斷了的一隻腳。

「啊呀，天哪！」克拉馬圓珂叫喊起來，「啊呀！」

傷員又低聲說句「照照，照一照」之後，終於欠起身了，好來過細看看。他靜靜地，仔細地看着，他看他自己的這隻腳，彷彿是像看外人的，與自己無關的東西一樣，連不相信，這塊死朽的肉，這層烏黑而脫疽的皮乃是他那活生生的，習慣了的軀體底一部分。

「呸，你看，」他帶點埋怨神情說道，「生了蛆，到處爬着。我向指揮官說過——爲什麼要弄得你們麻煩，倘若把我留在上面的話，我也可以擲手榴彈，然後，我也可以一槍把自己打掉。」

克拉馬圓珂說道：

「幹麼你要在這兒受苦，要是到上面去了，也好到病院去，讓他們替你洗洗傷口，纏纏紮帶。」

傷員連忙問道：

「誰呀，德寇嗎？罷了，那我就甯可在這兒活活的讓蛆吃掉。」

「走了，走了，」哨兵說，「女同胞，不要在這裏鼓動。」

「等一等，」麥塞佳一面說，一面就從懷裏掏出一塊麵包。她正把麵包交給傷員時，哨兵馬上伸出那隻握自動槍的手，威風凜凜的說道：

「這樣是不允許的，礦井裏就是一小塊麵包也得送到指揮官那裏去分配。走吧，走吧，女同胞，沒來頭。」

於是他們又向前走着，走過病院，那裏也是聞得有死人氣味，這是幾分鐘前，他們在那死人坑裏聞過的。隊伍就蹬在礦井東段傾斜面，西首第一直窿裏那塊空地上。直窿正中架得有幾架機關槍，後面還有兩尊連隊上用的迫擊炮。當代表們轉彎到直窿去時，女人們一聽到突如其來的聲音，就不由的停了脚步。這是直窿那裏傳來唱歌聲。人們低聲地，疲乏地唱着，唱的是她們所不知道的，憂鬱不樂的歌曲。

「這是大家用來養養精神，好代替午餐的，」護送他們的那個衛士鄭重其詞說道，「我們指揮官同我們一塊唱歌今天是第二天了；他說，他父親，在沙皇時的苦役生活中就唱過這個歌。」

忽然拉起了一個悲憤的調子，唱着：

我們的敵人侮辱下了你，
你周圍的人都是自家的……
還有我們，同胞，全體
掩下了你鷹一般的狼皮。

「娘們，聽聽，」克拉馬圓珂低聲而嚴重地說道，「讓我前去吧。」

麥塞娃撒開克拉馬圓珂和老漢，搶上一步，說道：

「該讓我去，歸我去說。」

馬上聽到遠處有人低聲問道：

「那裏有什麼事情？」

在小煤油燈照耀下，看出一隊紅軍戰士匍匐在地上。中間坐得有一個身材高大，肩膀寬闊的人，一頭淡黃鬍子上粘滿了煤灰。

所有坐在他周圍的人都是煤烏烏的，手黑得像漆，眼白發光，牙齒雪白。

柯芝諾夫老漢望着他們的面孔，不勝感慨之至：原來這就是全頓巴斯一羣大名鼎鼎的戰士。他連想到，他本該看見他們披起呢罩服，穿起紅馬褲，拿着銀晃晃的馬刀，一股慍悍的前髮卷在高帽的下面，帽子上還有黑漆的帽罩。然而此刻擺在他面前的，却是工人們那種染滿煤灰的黑臉，祇有他親愛的朋友——掘煤手，上撐手，燠破手，馱手，才是這樣的一副面孔。所以，這個掘煤的老漢看見他們這種情形，就完全瞭解到，他們這種不願作俘虜而甯願遭此驚愕而痛苦的命運，也正是他本人的命運。

當麥塞娃一說出『指揮官同志，我們到你這兒來是當代表的』時，老漢就氣憤憤地瞥了她一眼。

指揮官站起來，人又高又大，肩膀很寬，面孔很瘦，頓時，戰士們也跟着他一齊站起來了。他們穿的是棉襖，戴的是耳帽，滿臉鬍子。女人們都一起張望着他們。這些人們就好像是她自己的兄弟和丈夫或兄弟，他們在做完日工或夜工之後走出礦井時，就是這樣一副滿身煤污，從容不迫，疲憊不堪和忌憚陽光的情景。

「女代表們，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指揮官問了，一笑。

「事情很簡單，」麥塞娃回答，「德國人把所有的婦女、小孩召集攏來，說道：你們派出女人到礦井裏去，勸戰士們投降，如果你們不能把他們弄出礦井來，那我們就在這裏把你們連同小孩們一律槍決。」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指揮官說道，並搖了一搖頭，「那末你這位婦女又想對我們說些什麼呢？」

麥塞娃瞥了指揮官一眼。然後回過頭去對着她那兩個女同志，沉默而悲痛地問道：

「婦女們，我們又說什麼呢？」登時就從懷裏掏出幾塊麵包，煮好的糖蘿蔔，帶皮的熟馬鈴薯，還有乾麵包殼。

紅軍戰士們都掉過頭去，把臉朝下，因為他們羞見這種又漂亮，又甜，又香，簡直是想像不到的食物。老實說，他們害怕去望它——它乃是生命。祇有指揮官一人才直望着這些冷馬鈴薯和麵包。

「這不僅是我個人對你們的回答。這點東西還是老太婆們交給我的，」麥塞娃說，「算好，帶到了，原先我總害怕，好在德國人沒有搜我的腰包。」

她把帶來的這點微微東西都掏到一個手巾裏，並鞠了一個大躬，遞給指揮官，說道：

「請原諒。」

指揮官也默然向她傾一傾身。

克拉馬圓珂輕輕地說：

「麥塞娃，我看過那個傷員活活的讓姐來吃，又聽過他說的那一番話以後，我簡直連什麼都忘記了啊！」

然而卓托娃却笑瞇瞇的望着紅軍戰士，說道：

「原來，代表們是白白地跑進礦井裏來了。」

戰士們就一眼釘住她那副青春的面容。

「最好，你留在我們這裏，」一個戰士說，「就嫁給我好了。」

「呸，也好，就嫁給你，」卓托娃說，「你又養活老婆不？」

大家都輕聲笑了。

女人們在礦井裏坐談了兩點多鐘。指揮官同那掘煤的老漢走到空地那邊角上去了，他倆在那裏低聲談話。

卓托娃坐在地上，一個小個子戰士用手臂支着身子，躺在她的身邊。她在昏暗暗中，看到他額角上一條條由灰灰襯出的光紋，臉骨上的青筋都迸起來了。而他也就象小孩那樣，把口半張開起，望望她那頭巾下面發白的頸項，又望着她的臉。女性的溫柔感填塞了她的心，她輕悄悄地撫了撫他的手，又移近到他的身邊。他苦澀一笑，低語細聲，說道：

「噫，糟透了，你們簡直弄得我們拆台了，又是女人，又是麵包，使得我們又來憶想天日了。」

忽然間，她把他抱起，吻了他一下就哭泣起來。

所有坐在附近的人都是正顏厲色，一言不發地望着，誰也不來戲謔，誰也不開玩笑。靜寂，大家都沉默了。

「那末，現在我們該走了，」麥塞娃說罷，就站起身來
• 「柯芝諾夫爺爺，你起來吧，怎樣。」

掘煤老漢說道：

「送你們到井底口，我可幹，要說同你們一塊出礦井去，我可不，那裏沒有我做的事。」

「你怎麼的，柯芝諾夫？」克拉馬圓珂說，「你在這兒

會餓死的。」

「呸，那又怎的，」他說，「我就甯可同自己的同志們一塊，死在我做過一輩子工的煤井裏面。」

他的話說得這麼健而清晰，遂使大家都瞭解到，就再勸也是勸他不動的。

指揮官走出來了，說：

「呸，諸位婦女們，不要生我們的氣。我認爲，德寇祇是想恫嚇你們，好來把我們騙出去罷了。你們把我們的情形告訴你們的小孩吧。讓他們將來再告訴他們的孩子說：我們的先人們真死得光榮。」

「喂，請她們帶封信去，」一個戰士接着說，「戰爭要是完結了，代致我們臨難時的敬禮。」

「用不着寫信，」指揮官說，「她們出礦井去之後，德寇定會搜查她們的。」

女人們也就這樣同他們分手了，她們都哭了，好像留在礦井中的不是別人，乃是她們臨死前的丈夫和兄弟。

* * *

當天晚上，德寇拋了兩次煙幕彈到直井裏去。指揮官高士金村下令把所有的通氣門封閉起來，並用煤末堵注。哨兵們經過氣窗鑽到直井底口，戴上防毒面具站崗。

黑地裏，那個看護員走到高士金村面前，報告說，那幾個傷員都犧牲了。

「不是烟死，而是自己死了的，」他一面說，一面摸到高士金村底手，給了他一小塊麵包。

「明皇也夫不願意吃，他說：拿轉去給指揮官吧，我就是吃了，也是無益的。」

指揮官也不言語，就把麵包放進儲存隊伍食糧的軍用掛包裏去了。

過了好幾點鐘。煤油燈熄掉了，大家都躺在黑地裏。有時候忽間，高士金村准校搖開自己的手電筒來照一照，那知電石幾乎是用完了的，光線燃得那麼作難，要亮不亮，似紅非紅，偌大的漆黑一團，簡直無法克服。高士金村把麥塞娃帶來的食品按人分開，每人一個馬鈴薯，一小塊麵包。

「怎樣，爺爺，」他對掘煤手說，「同我們一塊，該不懊悔吧？」

「不，」老漢答道，「有什麼懊悔頭，我在這兒，心裏又安適，精神又爽快。」

「爺爺，那末你就來講點什麼吧，」黑地裏有人提到。

「對，爺爺，我們就來聽聽你說罷，」另一個人贊成了，「你不要客氣，大家都是工人。」

「作什麼工的？」老漢問。

「什麼都有。看，高士金村准校戰前當過教員。」

「我曾在師範大學教過植物學，」准校一說，就笑起來了。

「再看，我們這兒還有四個銼匠。我和我的三個朋友。」

「並且四個人都叫斯切泮。四個斯切泮。」

「拿傑夫是印刷廠的排字工人，而我們的看護員格甫利洛夫……他在這兒不？」

「在這兒，」有人回答，「我的看護工作業已完結了。」

「格甫利洛夫，是管機件庫房的。」

「還有謨興是理髮匠，庫真是化學工廠底儀器匠。」

「這就是我們全部隊伍。」

「說這話的是誰，是看護員麼？」老漢問。

「是，看，你已經能分辨我們的聲音了。」

「看來，你們中間沒有一個在地裏作工的礦工，是不是？」

「我們現在都是在地裏作工的人，」遠遠角上有人說道，「都是礦工。」

「這又是誰在說話？」老漢問，「是鏗匠不是？」

「就是他。」

馬上大家都低聲懶氣地笑了一聲。

「現時就該休息了。」

「那怕此刻，我們依然是在作戰，」高士金村說，「我們是處在一個被圍的堡壘之內。我們吸引着敵人的力量。同志們可要記住，祇要我們中間有一個活着，他就是我們軍隊底一員戰士，他就是在進行偉大的戰鬥。」

他這幾句話是在黑地說的，聲音說得那麼響亮，幾乎是在向他們高呼，但是誰也沒有看見，高士金村怎樣擦了他兩邊太陽穴上滲出的汗，因為他要說出這幾句話來而用勁用得過度，所以才流出這多汗來。

「當真，是教員，」掘煤手想了一想，「這才是真正的教員哩，」於是他就極表贊同地說道：

「當真，弟兄們，你們的官長簡直能夠來管理我們的全礦井，並且他還是一個括括叫的主任哩。」

然而誰也不明瞭，老漢在這段話中怎樣的多方讚揚，誰也不知道，老漢一生總是咒罵礦井那些主任，他說，天地間就沒有一個人够資格來當這個經他親手鑿開而大名鼎鼎的礦井主任。

老漢既甘願分受這夥人的殘酷而驚愕的命運，他對他們

是滿懷信仰，傾心愛戴，於是他在黑地裏說道：

「弟兄們，我知道這個礦井，就好像丈夫知道老婆，母親知道親生兒子一樣。弟兄們，四十年前我就開始在這個煤井做工，我在這裏做了一輩子的工。我一共只歇了三次手——頭一次是一九〇五年，那次是爲了我們起義，反對沙皇，弄得我坐了十四個月的監牢；後來，一九一一年，又因爲我煽動人來反對沙皇，又把我關了半年；第三次是一九一六年，他們把我抓上前線，我就當了德國人的俘虜。」

「看來，」有人諷刺說道，「你們這些老漢，都愛吹兩下。我們蹬在頓河時，也有過一個老漢，哥薩克，在我們面前，大吹特吹，他還拿出沙皇的十字勳章給大家看，弄成一場大笑話。祇要我們活着，我們是決不當俘虜的，可是你已經當過了。」

「我當俘虜你看見了嗎！」柯芝諾夫大叫起來。「你在那裏見過我嗎！我是帶了傷被俘的，那時我人事不醒。」

「中士，中士，」高士金村嚴厲叫出。

「對不起，准校同志，我並沒有壞心，不過是玩笑罷了。」

「得了，那兒又講它幹嗎，」老漢說道，暗中又擺了一擺手，像表示道歉的意思，自然，誰也沒有看見，究竟他的手是怎樣擺的。

「我一次被俘，三次逃掉了，」他很和藹地說，「第一次是從威斯特發里亞地方跑出的，我在那兒也是在礦井裏作工，工作還是這樣的工作，礦井也是這樣的礦井，——但總之，我幹不了。我想甯可自盡，可是不願在那裏工作。」

「吃食又怎樣呢？」幾個人同聲問道。

「莫說吃食吧。兩百五十格蘭姆的麵包。湯更妙，從盤子底上可以看見柏林。連一滴油都沒有的。白開水。」

「此刻那怕是白開水我也喝。」

頓時又聽到指揮官底聲音：

「麥爾庫諾夫，要記住我的命令——不許談吃食的事情。」

「准校同志，我是在說白開水，並不是談吃食，」麥爾庫諾夫親切而又萎靡地回答。

「看，我在那兒做了一個月的工，通過那地國境，又跑到荷蘭去了，」柯芝諾夫說，「我在荷蘭住了十六天，後來又坐輪船到挪威去，還沒有坐到岸，德寇就把我捉住了，又帶到漢堡。那兒擰得我真苦，把我綁到十字架上。吊了兩個鐘頭，當時一個看護長來試了我的脈，噴了我些水，日後又把我送到愛爾薩斯，又進礦井，又是在地裏做工。那時我國的革命傳到了那兒，我又開跑，穿過了全德國。在村莊裏我是不過夜的，多半是想方設法找到工人們住的廬上去歇。我也就這樣走下去。那知只剩下二十里地，他們又把我捉住了，又送到監牢裏去了。這兒我又來它一個第三次的逃走。我逃到了波羅的海邊區，偏又害起傷寒病來。我想，真的回不了礦井，真的會死掉不成。不，我戰勝了德寇，我戰勝了傷寒症。我恢復了健康。直到一九二一年我參加過國內戰爭，我是以一個自願兵的資格去的。要曉得我原先反對舊制度是很兇惡的，我還是一個年輕小伙子的時候，就散發過貼子，那時我們叫傳單是貼子。」

「看來，老漢，你還是一個倔強不屈的腳色！」坐在柯芝諾夫旁邊的戰士說。

「啊，小弟弟，你知道我是怎樣的一個人，」柯芝諾夫帶起一副小孩子的傲慢神情說道，「我是工人，我是革命的人，我爲了正道理，任憑什麼時候，我都是不留一點情的。四月間，我從軍役中解放出來，我也就回來了。那時天已快晚了。我回來了。」他停了一會，在回憶老早以前的事。「回來了，是，我回來了。可是，老實說，我沒有進我村鎮裏去，一直就到了礦井房子那裏，看了一看礦井上的那個天架。我停住腳，眼淚就大流起來——我並不是喝醉了酒，可是我哭了。——天哪，我對你說的是真話。我望到礦井，望到養煤堆，就祇是哭。大夥人一知道是我——就往我的老婆那裏跑。連聲叫喊：『你的柯芝諾夫活了，他一走到礦井房子，就站在那裏哭。』所以，你相信不，我的老婆一直到死的時候都在埋怨我，說我回來不先去看她，却先來看礦井。她說，你這個礦工，你的心不是心，簡直是一塊炭。」

他沉默了半晌，又說道：

「戰士同志，我聽說你也是一個工人，你可相信我的話不，我老實告訴你：我就情願在這礦井中做一生工，死也死在這礦井裏。」

他對這些在黑暗中見不着的聽衆說起話來，就像是對一個人講話似的。他覺得這個人是一個工人，是他的好朋友，是他的老相識，命運使他們在這艱苦時日中相逢起來，現在這個工人就同他一塊，肩並肩的坐在這個空地上面，如此留心，如此親切的在聽他講話。

他以這位青年指揮官和他周圍戰士們這種怡然曠達的美德而自慰。他經歷了德寇所一手造成而使人們精神上受到污垢，卑鄙，欺騙的醜陋日子之後，現在居然同這些人在一塊

，他精神上又該是如何爽快啊。

「那末，同志們，」指揮官說，「請你們攆來領口糧吧。」

「拿亮照一照，才行，」有人玩笑的說，「該沒有誰來領兩次吧？」

大家哄的一笑，彷彿這種醜陋的罪行，此地是決不會有的。

「來吧，來吧，幹麼不走攆來呀。」高士金村說。

那知黑地一聲：

「怎的，你攆去呀……讓掘煤手爺爺走前面，爺爺，攆去吧，你怎的呀，去摸到一份口糧也好。」

老漢可看重了這羣忍飢受餓的人所表示的這種仁讓態度。他一生該有多少閱歷，也常見過餓人爭食的事情。

當食物分好之後，老漢就留坐在高士金村身邊。

高士金村輕言細語地對他說：

「看，柯芝諾夫同志，我們祇剩下九個人了。大家的身體虛弱極了。我們進礦井時一點麵包也沒有。我很耽心，怕他們釐清整個嚴重局勢之後，彼此會憤懣起來。從前也有過這樣的情形，確實有過——就是空吵一陣。但後來有過轉變，這中間我也出了很多力，在你沒有來之前，我們有過嚴重的談話。就是說，我們住在這裏，生活愈困難，彼此要靠得更緊，環境愈黑暗，大家就更加親密。我的父親在學生時代受過沙皇的苦役刑罰，他所講的話我從小就記得。他說：「希望本來很少，但我相信是有出路。」他又這樣教誨我：「決沒有絕望的事情，一息尚存，就該奮鬥到底。」現在正是如此——想起來真令人可怕，這個月內我們是怎樣打過去了

的，敵人用的是什麼力量來進攻我們，——結果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情，我們死不投降，也還是打出來了。我們只剩下九個人，深深地鑽到這地底下，在我們頭上，大概有德軍底一師人蹬着。然而我們並沒有失敗，我們還要打，並且要從這裏打出去。祇要我們這裏天不塌，地不滅，我們總歸要打出去的！」

老漢也低聲回答：

「爲什麼定要從礦井裏出去呢，這不就是家麼。常時，人病了，並不進醫院——躺在礦井裏，病也就治好了。」

「我們要出去的，我們定要出去的，」高士金村爲了要使大家聽見，聲音說得很高。「我們要從這煤井裏打出去，同志們，我們是不可戰勝的人，這點我們已經證明過了。」

他剛剛說完這句話，忽然來了一聲沉重、迂緩而震耳的打擊，把天井和地層都震動了。撐柱裂得作響，岩石直向下墜。好像四周一切都旋動起來，之後又忽地收攏，而把倒下的人們包緊在裏面，壓住他們的胸膛，拮住他們的呼吸。好像也有個片刻間，的確是沒有什麼可以呼吸：因爲多年來積在天井上、撐木上的細密灰塵被掀揚起來，把空間都填塞滿了。

只聽到一個又咳又喘的嗓子在那裏嘎聲叫喊：

「德寇在炸直井啊！我們要死了……」

高士金村急忙派了兩個人到直井口去，由掘煤手老漢帶路，走起來很難，因爲許多地方，岩石崩塌下來把撐柱打斷了。

「隨我來，這裏，跟我的腳探，」柯芝諾夫說道，並自信地，輕易地從土堆和倒塌了的撐柱上鑽過去了。

他在礦井底口上找到了哨兵——他們兩個都躺着，身上還是熱的，但流出的血已經冷了，兩個人手裏都是緊緊握着各人被打壞了的自動槍。他們用了些岩土掩着犧牲者的遺體，把他們安葬了以後，其中一個戰士說道：

「現在就祇剩下我們三個斯切泮了。」

老漢在礦井底口一帶鑽了很久，後來他又爬到直井裏，在那裏喧嚷了一陣，搬了搬撐柱和岩土，嘆了一口氣；這一爆炸力使他大為驚奇。

「真該遭天誅地滅的東西，」他嘟嘟囔囔說道，「直井都是炸得的嗎？哪兒看得見呢？這簡直是在小孩子背後來了一悶棍呢！」

他漸漸爬上去，爬遠了，聽不見動靜了，戰士們叫喊過他兩次。

「爺爺，喂，爺爺，掌櫃的，轉回來，准校等着你呢！」

老漢連不許聲，也不回答。

「該沒有把他又打着了吧，」一個戰士說道，並又大叫起來：「爺爺，掘煤的老漢，你在哪兒，轉來，聽見了沒有？」

「喂，你們在哪裏？」正隆內傳來了高士金村的聲音。他爬到了戰士跟前，於是他們向他報告了兩個戰士犧牲的事情。

「就是那個斯切泮·科雲珂夫，他原想請婦女們轉個信去，」高士金村說，大家默然無語。爾後高士金村問道：

「我們掌櫃的在哪裏？」

「爬上去半天了，我們再來叫他一下，」一個戰士說，

「或是開一下自動槍，他就聽到的。」

「不要開槍，」高士金村說，「就等等他吧。」

他們靜靜悄悄地坐着，大家老在觀望直井那方，看那裏見不見得到一點白光。然而還是一片漆黑。

「准校同志，德國人把我們埋葬在這裏面了，」一個戰士說。

「噢，那有這回事情，埋葬我們是決辦不到的，」高士金村回答，「我們已經埋葬了他們很多人，並且還要埋葬這麼多。」

「那就好了，」另一個戰士說。

「當然，是好，」那個首先提到「埋葬」二字的戰士拖長嗓子附議了。高士金村從他們的聲音中了解到，他們對他的信念是有些懷疑。

遠遠聽到岩土下墜的聲音，一會又停息了。

「這是耗子爬土響，」一個戰士說。「總之我們的命運真嚴重得不堪設想了。我從小就做起重活，在前邊上又讓我托重槍——穿甲槍，現在死臨到頭上也還是如此嚴重。」

「你看，我過去還是一個植物學家，」高士金村一說，就笑起來。他祇要一回憶到他過去是一個植物學家時，他總是笑。現在他覺得從前都是黃金時代，——他業已忘記了：他怎樣同植物學系主任極不相投，一個研究生怎樣寫過一個聲明書控告他，忘記了：他提出的學位試題怎樣失敗，並由於自負心的驅策一定要來作第二次的試題。此刻他在這裏，在這倒塌了的深礦井裏，所憶想到的，乃是過去試驗廳，裝璜得有兩面張開的大窗戶，乃是他在光天化日之下，森林草坪之中，披朝陽，拂曉露，領導自己的一班人採集植物標

本。

「不，這不是毛子，這是爺爺轉回來了，」另一個戰士說。

「你們在哪兒？」柯芝諾夫遠遠叫道。

他們聽到他在若干步路之外的呼吸聲，並且在這呼吸聲中，他們就感觸到有什麼令他們驚愕而又愉快，使他們留神而又猛省的事件發生。

「你們在哪兒？就在這裏，是不是？」柯芝諾夫迫不及待地問。「弟兄們，我並不是白白留在你們這裏的，快，我們到指揮官那裏去，出路有了。」

「我在這裏，」高士金村說。

「呶，指揮官同志，我剛一爬到直井那裏，馬上就聞到一股新空氣，我就鑽進裏面去，原來是這樣一回事：直井上面有塌下的東西塞住了，但到第一道煤層，可以自由通行，在第一道煤層上震開一個裂縫，那股空氣就是從那裏來的。到了第一道煤層，那兒就有一條五百米突長的斜窿，通到礦井外面的凹地上，一九一〇年時我開鑿過這條斜窿。我沿着直井牆壁上的梯子往上爬，爬了二十來米突，再上去的梯子拔掉了，我在那兒不惜把我最後一根火柴燃掉了——呶，我從前對你說的話，也是如此。那兒要裝上十來個梯子，把裝飾直井的磚石拊開，把那裏打穿兩個米突，就可以鑽進裂開的那道空煤層，然後從那斜窿裏出去。」

大家都沉默起來。

「看吧，」高士金村沉靜地慢慢說道，這時，他感到他的心臟顫動得特別厲害，「看，我該向你們說過，決不能把我們埋葬在這裏的。」

忽然有個戰士哭泣起來：

「難道，真的我們又要重見天日了，」他說。

另一個又小聲小聲的說道：

「准校同志，你事先又怎能知道這一切事情啊，我想，那時你說有希望，祇不過是撐撐我們的氣罷了。」

「呸，當那幾個女人還在礦井裏的時候，我就連忙向指揮官講過第一道煤層的事，他的希望是因為有我，」老漢很自負地說，「在事情還未證實以前，他叫人不要作聲，以免白白弄得人喪氣。」

「顯然，人總歸是想活着，」那個哭了的戰士說道，他現在也害羞他的眼淚了。

高士金村起身，說道：

「我應當去看一看，證實一下，然後我再召集人到這裏來。走吧，指給我看。同志，你們就在這裏等着，如果隊伍裏有人來了，在我未轉來之前，一個字也不要露出去。明白不？」

兩個戰士又孤單單墜在這裏。

「真的我們會見到天日了，」一個說，「想起來都有點嚇人。」

「你這個英雄，也還是想活着，」那個剛哭過還在害羞自己眼淚的戰士不表贊同地說道。

＊

＊

＊

難道天地間有過像高士金村隊伍在這幾天內所做的這種艱苦困難的工作嗎？鐵面無情的黑暗一直壓住人的頭，刺着人的心，不論在工作中，不論在短短的休息時，飢餓總在咄咄逼人，忍無可忍。祇是現在一有了擺脫自己絕境的出路時

，人們才特別厲害地感覺到那種壓在他們頭上駭人聽聞的重荷，才來估量估量他們所處的這地獄中的苦痛。這件很平凡的工作，要是一個精強力壯的人白天裏可以在短短一個鐘頭內做完，而他們做來却牽延到一個晝夜。常常有這樣的情形，有些疲憊不堪的人一倒在地上，他們也覺得：再沒有力量可以把他們拖得起來。但是過了一個時候，他們又爬起來了，手扶住牆，一會又去做他們的事情。有些人做起工來，緘默的，慢慢的，想來想去，生怕多動一下用盡了自己的精力。另外有些人急急躁躁，如狼似虎地幹過幾下，馬上就氣盡力竭，不由地放下手來坐着，等待力量恢復。就彷彿是一個着了大渴的人，在沒有從渴澤中收集幾滴暖濁濁的水漿之前，總是耐心地、頑強地等待着。有的人，開始特別高興，並認爲這下已經就是超脫礦井的出路，很快定可以走出去了，這樣一來也就容易灰心失望。有的人，並不以爲脫險有這麼快，只好心平氣和，按部就班地做自己的工。有時黑地裏發出絕望而狂暴的罵叫：

「來個亮啊…沒有亮就沒有力氣…猶如沒吃麵包怎能作工呀…讓我睡一下吧，祇睡一下…這樣作工我就甯可死…」

人們拿起皮帶來嚼，用舌頭舐槍上的乾油。有的人想在這墓場上捕耗子，但是黑地裏，這些輕快而狡猾的耗子，甚至捉到手裏都跑掉了。他們也就這樣頭暈耳鳴，歪歪倒倒，又去作起工來。

好象，高士金村是鐵鑄成的。他也是同衆人一樣挨餓。彷彿在同一個時候，他又在截下粗鐵和鑿彎鐵梯的三個銼匠那裏，又在清除岩土的人們那裏，又在裝製新鐵梯的直井那裏，似乎，他在黑暗中看得到戰士們臉上的神情，祇要有一

個人失掉氣力，際此緊急關頭，他就連忙跑去。有時，他很愛撫地，以同志的態度去幫助把倒下的人扶起來，有時，他又慢慢地低聲地向戰士說：「我命令你站起來，祇有死人才有權在這裏躺着。」他是毫不姑息而遇事嚴厲的，因為高士金村知道，如果對於快要倒下的人有點絲毫的寬容，自己有限度的弱點，結果會弄得所有的人都死在這裏。

有一次，庫真戰士躺在地上並說道：

「准校同志，你要怎樣辦就怎樣辦，我簡直沒有力量站起來。」

「沒有這回事，我強迫要你站起來，」高士金村對他說。

庫真嘆了一口大氣，帶起苦惱而又戲謔的神情說道：

「你怎的強迫要我起來？除非，把我槍斃。而我唯一的是想教你槍斃我，我簡直無力忍受這番苦痛了。」

「沒有這回事，我不得槍斃你，」高士金村說，「請你躺着，將來我們把你抬到礦井上面去。那時你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也不得來睬你，我見到你，就祇唾涎——請你滾蛋。」

庫真聽了這話之後就惡心的站起來，可是身子一搖晃，又倒下去了，然後又爬起來，又去搬除岩土。

祇是有一次，弄得高士金村愕然自失了。有個戰士跑到他跟前來，輕聲說道：

「拿傑夫中士到了，也不知是死，還是暈了，——一腔不開。」

高士金村深知中士那種誠懇樸實的性格。他知道，萬一指揮人犧牲或負了傷，拿傑夫就會來接手指揮部隊，並領導大家，一如高士金村一樣。

於是，他暗中走到中士跟前，知道中士埋頭工作已經到

了盡頭，其所以比旁人先放下手來，祇是因爲他不久前受過傷，流血太多而身體還很虛弱的緣故。

「拿傑夫，拿傑夫中士，」他叫了一聲，並在他那冰冷而潤溼的前額上摩撫了一下。

中士仍不回答。於是高士金村彎着身子，從自己水瓶裏倒出水來，淋到他的頭上和胸上。拿傑夫蠕動起來了。

「誰在這兒？」他問。

「是我，准校，」指揮官彎身說道。

拿傑夫一手附着高士金村的頸脖，把汗溼溼的臉突到他的面頰上，然後啞聲說道：「高士金村同志，我已經起不來了。請你把我的槍斃掉。」最後用自己冰冷的嘴唇，吻了吻高士金村。

「不要作聲！」高士金村叫道。「不要作聲！」

「准校同志，人們實在經不住了。」

「不要作聲！」高士金村又喊了。「我命令你們，不要作聲！」

暗中傳來的這句斬釘截鐵的話使他不禁驚愕起來。於是他馬上離開拿傑夫連忙跑到那工作嘈雜的地方。

而拿傑夫也抓起一個重鐵器在他後面爬着，每爬幾步，又停下來，等到有點氣力後，又向前爬。

「這裏還有一個鐵梯，」他說，「傳給上面作工的人。」

凡是工作做得有點不如法的地方，那裏戰士們就問：

「我們掌櫃的在哪兒？大爺，到這裏來啊！父親，你倒底在哪兒咧？喂，掌櫃的麼？」

無論是全體戰士，也無論是高士金村，大家都顯然知道

，如果他們中間沒有這個老漢，那末他們已經做過，並且最終做成了的這番巨大的工作，任何時候也是辦不到的。他在黑礦井中輕巧自如地來來去去。他摸到了所有需要的器材。他一下找着了錘頭和鑿子，一下又從遠遠的橫窿裏找來了三個銹十字鎚。他出主意，把在直井裏釘新鐵梯的人用皮帶和繩子繫住。他又首先爬到上邊煤層上去，在黑地裏把塞住通斜窿進口的磚石清除開去。彷彿他是不倦不餓，才能這樣輕巧迅速地在礦井裏跑來跑去，在直井裏忽上忽下起來。全部工程快告結束了。甚至連那些身體最弱的人驟然氣力也增加了。就是庫真和拿傑夫一聽到上面喊道：「最後一個鐵梯釘上了！」這時他們也覺得自己有勁了，腳也不顫抖了，人站得很穩了。

大家都歡天喜地，醉薰薰的。高士金村最後一次把人帶到空地那裏，發給了自動槍，每人腰上掛起幾個手榴彈。

「同志們，」他說，「現在我們要重新回到地面上去了。記着，地面上在作戰。同志們，我們到地裏來是二十七人，現在我們回到地面上去，祇有八個。讓留在這裏的人流芳百世，永垂不朽吧。」

於是他就把隊伍帶進直井去。大家都默默無語，因為偉大無疆的感覺把他們籠罩住了。

祇有帶股醉勁的驟然作用才使人們一鼓作氣，沿着這些動盪搖搖的鐵梯，貼着這個又滑又溼的井壁，一步一步，向上攀爬。六個人爬了兩個多鐘頭。最後才爬到第一道煤層那裏。他們就坐在一個低壓壓的斜窿口上，等候還留在下面的高士金村和柯芝諾夫。

大家在黑暗中誰也不能見到，這……是怎樣發生了的。

看來，這件事情真是太突如其來了。掘煤老漢已經從下邊爬到離斜窿那裏只有幾米突的地方，忽然一鬆手掉下去了。

「爺爺，掌櫃的，父親！」立刻幾個嗓子大叫起來。

老漢底軀體重沉沉一聲，落到破井底口的岩石上面了。

「真真可恨，死得太無意思了，」高士金村攬撫着躺下不動的軀體，連連說道。

還在掘煤老漢犧牲前幾分鐘時，他自己已感覺到，像是有什麼非常而驚愕的東西在主宰他。他想到：『該不是死臨到我頭上了吧？』

當這釘最後一個鐵梯的戰士很快活地叫喊，而最弱最疲倦的人也忽然感到還能走動的時候，這時他却覺得他的生命力已經快結束了。任何時候，他也沒有像現在這樣。頭發昏，眼圈閃得通紅。他也在直井裏向上面爬，他正要離開工作一生的礦井。他每爬一步，每用點力，他的手就愈軟下去，他的心就愈冷下去。他腦子裏閃出老早以前，早已忘掉的情景——他的黑鬍子父親穿着草鞋，輕腳輕手地送他到礦井上面的天架跟前，礦廠廠長（英國人），一見這個十一歲的小個子，也來礦井作工，嗤的一笑，連連搖頭……忽然，他的眼睛又發起紅花來。什麼一回事，是頓巴斯煙灰層層中的落日？是血？還是——他當日從衣裏掏出之後就蹬起吱吱響的長皮靴，走在一大羣剛出礦井、衣衫襤褸的人衆前面，一直對着從管理處衝出的哥薩克和騎警昭示出來的——那塊刺目的紅布呢？……他鼓起全身的氣力，想叫救命。但是力氣完了，叫也叫不出來了。

他把臉貼着那塊冰冷而滑膩的石板，手指抓住上面那個鐵梯。柔茸茸的濕青苔挨着他的面頰，水沿着他額角流下，

他覺得好像母親在哭他，他滿臉上都是淚。

驀地他又想叫喊，要高士金村來救他，瞬息間就鬆了手，倒下去了。

* * *

夜深，他們鑽出礦井，到一個凹地上來了。外面下着溫暖的小雨。他們摘下帽子，一聲不響，就沿地坐下。暖和的雨點降在他們頭上。誰也沒有作聲。此時雖是黑夜，但在他們這些已經多天慣於暗黑的人們看來，好像是很光亮的。他們連連地噓氣，觀賞着天空中溫暖的夜雲。摩撫着枯莖間潤濕的春草。他們貪視着霧沉沉的黑夜，傾聽着一滴滴的雨點。有時吹來點東風，他們連忙掉過頭來迎接。他們望了又望——宇宙竟如此之大，他們連不眨眼的望着，每一個人都把面前黑地裏他所想像的一切都看到了。

「把自動槍蓋起來，免得灌雨，」高士金村說道。

偵察員轉來了。他大聲大氣地叫喊他們。

「村鎮裏沒有德國人，」他說，「開走三天了。我們快去，那裏兩個老太婆替我們煮上了一鍋馬鈴薯，還在搬乾草，該躺下睡覺了。今天是二十六，我們在礦井裏一共證了十二天。她們說，這裏全村鑽的人，都在秘密禱告上帝，祝我們死者們的平安……」

房子裏很熱，看來，他們的面容實在憔悴得駭人——兩個婦女送上開水就哭起來。

很快他們就睡着了，他們一個挨一個，躺在潮潤潤，暖烘烘的乾草上。高士金村拿着一枝自動槍坐在方凳子上，擔任守衛。

他挺直的坐着，頭老是抬起，睜視着拂曉前的黑夜。他

決定了：今天，今晚，明天，還留在這裏，明晚就出發。俄而，聽到有咀嚼的聲響，他很注意。大概是耗子在咬什麼。他聽了一下。不像，這不是耗子。這聲音來得很遠，同時又很近，好像什麼人拿起錘頭，輕悄地，胆怯地，有時，是堅決地，頑強地在那裏錘着……。未必耳朵裏還留得有他們在地裏作工時的那番喧囂的餘音吧？他全不想睡。他在回憶柯芝諾夫。

一個老太婆打着赤腳輕輕走過，到外面套房裏去了。太陽出來，陽光透過雲層，一直照到潔白的爐子上，窗戶玻璃上的水珠都在發光。一隻母雞在套房裏低聲而驚慌地嘎嘎叫着。老太婆在雞籠上面彎着身子不知對牠咕囁了些什麼。等一會又聽到那種怪異的聲響。

「這是什麼聲音？」高士金村問道，「老人家，你聽見不？好像是這附近哪兒在錘錘頭，或者是我這樣想着。」老太婆在套房裏小聲答道：「是這裏響，套房這裏，鷄兒正出殼，嘴兒在啄，要啄破蛋殼。」

高士金村看了看躺着的。戰士們靜悄悄的睡着，勻淨地，慢慢地呼吸，動也不動一下。太陽照到桌子上的鏡子破片，一條窄光綫的斑點落在庫真底凹鬢角上，高士金村頓時覺得內心裏是充滿了對這些忍受一切的人們的撫愛心。彷彿這樣的熱感，這樣的愛，這樣的溫情，他生平任何時候都沒有經歷過似的。

他一眼望着這些長滿鬍鬚的黑臉，看了看護士們那污髒得像生鐵般的手，不禁流下淚來。但他並沒有擦去。因為誰也沒有看見高士金村准校這時是在流淚。

浩大雄偉的頓涅茨草原現在是死氣沉沉，滿目淒涼。煙

霧迷漫中，祇見礦井上的房屋已經炸得殘破不堪，破空高聳的墓山發黑，熱硫黃底淡青煙子從廢煤堆裏衝起來，經風一吹就散得無影無蹤，所留下的祇是一陣極刺人的硫黃氣味而已。草原上的風就在那些破壞了的礦工房舍間和燒燬了的管理處上面穿來穿去。拆掉一半的房門和百葉窗迎風亂響。輕便鐵路底銹鐵軌現上紅色，幾個死火車頭就在那炸燬了的棚寨下面蹲着。雄強巨大的起重機炸到一邊去了。五百米突長的鋼索從起重機捲軸上脫落下來盤倒在地上，通風機進口的水門汀的螺形門都打翻倒了；破壞了的大發電機上的電絲捲就像一層紅銅，閃閃發光；機器修理坊裏石地板上的大掘煤機齒都生了銹。月明之夜，此地實在陰慘得令人可怕。然而死的沉寂中却沒有一點沉寂。疾風觸到電綫呼呼亂響，屋簷上的鐵片鬧得像撞鐘一般，火燒壞了的鯉葉吹得橫衝直闖，忽而碰的一聲有如射擊一樣。不是磚在倒塌，就是礦工澡堂的門響。陰影和月影翻牆越壁，到地亂攪，沿着廢鐵堆，焦樹像一帶延來延去。

草原上空到處有藍色和紅色的火花飛揚，忽而又消失在月光籠罩的灰色雲霧中了。這是因為德寇的哨兵們害怕他們親手毀滅的異鄉，害怕煤鐵，所以對空射擊，驅逐陰影。浩大磅礴的太空正在撲滅這點微弱的自動槍聲，寒天裏的發光子彈在熄滅着，於是僵死的失敗的頓巴斯又來唬嚇勝利者了，自動槍的排射又響起來了，紅色和藍色的火花又飛揚起來了。這裏真是打得個決死忘生：鍋爐自行炸掉了，熔爐裏的生鐵翻到地下去了，煤炭埋葬在深地層下面，情願用怒潮般的苦鹹水來淹沒自己，而強猛的電力甯可把生育自己的摩托燒掉。

祇要一見到僵死的頓巴斯，不僅令人悲痛，而且令人自豪。這是一幅嚇人聽聞的毀滅圖畫——但不是死滅。這是生命、愛感、自由、輕視死並戰勝死的證明和凱旋。

(完)





法務部調查局



007603

